

## 古城保定新闻简讯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郭丹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大法弟子王永芬和她小女儿

2021年2月25日上午10点,河北省保定市蠡县郭丹乡派出所4人闯进郭丹村大法弟子王永芬家,强行抄家,并把王永芬绑架到郭丹乡派出所。逼迫王永芬在“保证书”上签字,王永芬坚决不配合他们,一直被非法拘禁到下午5点左右,警察才让她回家,并让她第二天上午8点前必须回到派出所。王永芬被迫流离失所。

第二天上午,郭丹乡派出所的警察没有等到王永芬,就闯到她的家中,竟然把王永芬还没有出嫁的小女儿绑架到了派出所当人质,要王永芬换回她的小女儿。一直到下午,才放她小女儿回家。

至今,郭丹派出所警察还三天两头的去王永芬家找王永芬。

河北安国市杨宅村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

2022年3月2日安国市杨宅村法轮功学员王素娟、薛淑珍在集市讲真相被一男一女两名自称教师的人搭讪要资料,说什么多给点真相册子给学生看,两位学员觉得不对劲想走就被赶来的国保人员绑架,这时那一男一女也不见了。被绑架后直接到两人家抄走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到了国保大队后,逼问资料来源,讲真相不听,还让学员骂师父,学员说:我不能骂,你也不能骂,那是丧良心的事。还给两学员各做体检,体检费各600元,晚上七八点钟又被勒索1000元钱两学员才回家。◇

## 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 500度高温,坐如钟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五百多度。且不说这是五百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我们将手伸进一百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吧。可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坐得稳如泰山,谁信呢?

有观众称: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啦。歇着去吧!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

### 500度高温,塑料瓶烧不化

“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

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

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

### 镜头是事后“补拍”的

王进东“假烧”的破绽,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零二年初,在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李玉强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法轮功学员质问:“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面对铁证,她只好吐露了实情:“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事后‘补拍’的。”

她还辩解道:“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

### 灭火器材有备而来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多少个灭火器?谁见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六日,澳洲《时代报》(The Age)对央视“自焚”录像作出了强烈质疑,报道说,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九十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

显然,灭火器材是有备而来的!二零一二年,据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人透露:“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牛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

### 突发事件,镜头稳定清晰

“自焚”是突发事件,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以上种种破绽,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 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 河北保定定州市法轮功学员贾文成生前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河北省定州市法轮功学员贾文成一家因为修炼法轮功，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贾文成，男，时年六十五岁，定州市叮咛店镇叮咛村人，曾任职定州市留春乡副书记。贾文成原为空军部队干部，因高血压退伍。一九九七年秋天，贾文成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的血压高、糖尿病等疾病很快一扫而光。

二零零零年十月的一天中午，镇上来了两个人，以镇上有点事由，叫贾文成去镇上。随后不久，定州市公安局一科科长王惠卿带着十几个人，其中有派出所所长杨福昌，开着四、五辆警车停在贾文成家门外。

警察把贾文成的妻子苏庆果和二儿媳宋素平推到车上，当时宋素平还抱着两岁半的女儿，孩子被迫交给了苏庆果的大儿媳，孩子哇哇大哭。

到了镇上，贾文成已被非法拘禁，苏庆果和宋素平被分别非法审讯。过程中，王惠卿穿着大皮鞋踢宋素平的大腿。苏庆果听见儿媳大声哭叫后，急忙跑过去阻拦。苏庆果被王惠卿打了两个大耳光，王惠卿还气急败坏地揪着苏庆果的头发，从楼门里一下子把苏庆果扔出门外三层台阶之外的五、六米远，苏庆果平身摔在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贾文成、苏庆果、宋素平被带



到定州市公安局，随后贾文成被非法送进看守所，苏庆果、宋素平在公安局被非法拘禁两天，叮咛店派出所所长杨福昌逼问

她们，要她们说出真相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谁给的，并威胁她们如果不说要判刑。杨福昌还骗了贾文成的家人八百元钱。

第二天晚上八点，定州市公安局一科科长王惠卿把贾文成、苏庆果、宋素平送入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半个月，并勒索贾文成家人一万元钱，交给了公安局的肖福娣，才把苏庆果和二儿媳放回家。后来苏庆果和二儿媳在二职的洗脑班被迫害，并被勒索了三百元钱。

贾文成被劫入监狱时，是好端端的一个人，在狱中，遭受了两个多月的迫害，被大值班打，被犯人打，被逼迫跑步，跑不快就被拳打脚踢，腊月的冬天被在外边冻。

贾文成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向家中要了三次钱，说给他看病。第一次四百元，第二次三百元，第三次八百元。

贾文成奄奄一息时，监狱叫家人去办了“保外就医”。从看守所保外就医，当时贾文成不能吃饭、双腿不能走路，医院检查出了心脏病、高血压、静脉炎、糖尿病等修炼前的各种病症，医院不能治疗，才让家人接回来。

腊月十九，家人接贾文成回家时，都是儿子背着下车的。到家时，看到贾文成脸色苍白，已经是皮包骨头，说话有气无力。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六那天，定州市搞“文革”式的迫害，非法开所谓“审判大会”，非法劳教贾文成一年，并开除公职。而之后的一年中，骚扰不断，今天来两个人，明天来三个人，威胁贾文成不要出村，不能乱走动，外出要打报告。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的骚扰，使贾文成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二零零一年，贾文成被叮咛店镇“610”人员强制参加定州市党校办的洗脑班。刚走到半路，贾文成就昏过去了。到党校后，贾文成脸色蜡黄、浑身是汗，无法行走。

后来的几年也一样，贾文成隔三差五地被骚扰。叮咛店镇“610”人员周军等人每隔几天就到贾文成家里骚扰，甚至派人到他邻居的房上监视他。

因为身体、精神压力太大，二零零六年正月初二，贾文成含冤离世。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的十几天，苏庆果家来了二十多人，有市里的、镇上的、还有大队全体干部，戴着红袖章、小红帽，在晚上九点多钟闯进苏庆果的屋里，抢走了所有大法书、大法师父法像、苏庆果的一个黑提包、一部手机、还有五十多元钱。

他们把苏庆果绑架到大队部，三个人看着她。后苏庆果走脱，流离失所三个多月。◇

## 大实话

## 究竟谁养活了谁

共产党养活我，给我开资，这个问题经常听朋友提，有一次我在国企上班的表哥也这样说。我问他：共产党给你开资，怎么不给我开呢？他回答说因为我不在工厂上

班。我说：这就对了，是因为你在工厂上班，才有的工资。是你的劳动所得，是你自己养活自己。共产党并不生产，收入靠税收，而税收最终来源于我们老百

姓的生产劳动，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同时又养活了中共党政两套班子。我们的劳动所得，被共产党一部分用来给二奶三奶在国外买别墅了；一部分用来维稳了，维持它的腐败政权来打压我们；一部分用来修防火墙，不让我们看到国外真实信息来愚弄我们。◇